

东亚经济一体化 主导问题研究

彭述华 著

East Asia

Economic integration leading question research

本文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PPE)方法,以主导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通过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和东亚历史文化的“淘金”,提出国际一体化的大国“和善主导”观点,用以阐释东亚一体化主导问题。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通过中日合作,其国家支持,经由创设地区机制来实现。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东亚经济一体化 主导问题研究

彭述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 / 彭述华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3

ISBN 978 - 7 - 01 - 009585 - 1

I. ①东… II. ①彭… III. ①经济一体化 - 研究 - 东亚
IV. ①F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3560 号

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

DONG YA JING JI YI TI HUA ZHU DAO WEN TI YAN JIU

作 者 彭述华

责任编辑 姚劲华 苏向平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 址 <http://www.rmsh.cc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75

字 数 3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09585 - 1

定 价 46.00 元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绪 论	(3)
第一节 选 题	(3)
一、理论价值	(4)
二、现实意义	(6)
第二节 主要概念的界定	(7)
一、东亚	(7)
二、一体化	(11)
三、和善主导	(13)
第三节 文献综述	(16)
一、国外研究	(16)
二、国内研究	(25)
第四节 理论分析框架	(28)
一、理论方法	(28)
二、何谓国际一体化的“和善主导”	(31)
三、理论创新与技术难题	(34)
第五节 结构安排	(35)

第二章 权力、制度与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	(37)
第一节 国际权力、制度与国际一体化之主导	(38)
一、国际一体化进程中的政治权力	(39)
二、国际一体化的合作机制	(49)
三、国际一体化的机制与主导	(58)
第二节 权力逻辑下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之争	(69)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权力关系	(70)
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之争”	(75)
第三节 国际机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影响	(81)
一、国际一体化的国际机制效用	(82)
二、制度机制对于东亚一体化的作用	(90)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01)
第三章 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中的几个突出因素	(102)
第一节 美国因素	(103)
一、美国的现实存在	(104)
二、美国的战略关切	(109)
第二节 “斗嘴的巨人”：中日“不合作”困局	(117)
一、中日关系中的地区“主导情结”	(118)
二、东亚一体化之中日关系因素	(124)
第三节 东盟主导的“悖论”	(133)
一、东盟的积极作用与“主导性”	(133)
二、东盟主导的“瓶颈”	(140)
三、东盟主导是一种“悖论”	(145)

第四节 政治安全结构的影响	(157)
一、东亚地区政治经济结构多样性的制约	(158)
二、安全困境与“大国威胁论”的影响	(164)
三、民族主义的影响	(170)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76)
第四章 东亚经济一体化“和善主导”的理论分析	(178)
第一节 国际一体化“和善主导”的一般性理论思考	(179)
一、解读国际一体化的“和善主导”	(179)
二、国家能力与“和善主导”	(186)
三、成本—收益与“和善主导”	(195)
四、国际一体化的“和善主导”需求	(200)
第二节 东亚区域化进程中的大国作用	(206)
一、东亚区域化进程与大国主导	(208)
二、东亚地区机制与大国主导	(218)
第三节 东亚大国之主导性	(230)
一、日本地区主导性分析	(231)
二、中国地区主导性分析	(245)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62)
第五章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法德核心”	(264)
第一节 中国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战略思考	(264)
一、中国为何主导	(265)
二、中国主导战略的构想	(270)

第二节 对中国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战略国际环境的认知 ...	(282)
一、美国制约	(282)
二、日本竞争	(291)
三、邻国疑虑	(304)
第三节 东亚一体化之“法德核心”	(309)
一、东亚一体化之地区认同	(310)
二、东亚一体化之“法德核心”构想	(325)
第四节 本章小结	(338)
结 语	(339)
参考文献	(349)

导 言

本文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法，以主导问题为切入口探讨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通过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和东亚历史文化的“淘金”，作者提出国际一体化的大国“和善主导”观点，用以阐释东亚一体化主导问题。

在绪论里，作者明确指出，主导问题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问题之一。作为铺垫，绪论对选题、概念、文献与理论分析框架等作了基本的简略陈述。

第二章对权力、制度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探讨。既有国际关系研究有两种主要取向：一是以市场失灵为核心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取向，主张以制度提供信息，用制度保障合作；二是以权力关系为焦点的现实主义取向，主张权力是制定规则的基础并决定结果。本章把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放入权力与制度两种变量构建的理论坐标中，力图澄清权力与制度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影响与制约，对权力关系作用下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之争，以及制度机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东亚地区的制度缺失是制约地区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重要因素，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通过强大的主导力量来推动机制创设。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但有一个严肃的主导问题，也面临一个机制创设问题，二者构成密切互动的因果关系。

第三章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中的几个突出因素进行分析。东亚地区具有经济政治多样性，地区政治关系呈现复杂化与“政治破碎

带”特征，地区一体化需要地区内“核心国家”发挥主导作用来推动，也需要通过制度创设来维系。同时，东亚国际关系又具有典型的“外部干预性”特征，即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就与美国等外部因素形成某种敏感关系，因而消解美国等外部制约也是东亚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难题之一。中日关系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变量，中日关系中“斗嘴的巨人”现象凸现了某种“主导情节”，中日竞争与“不合作”造成的互相制约，构成了核心国家主导性“缺失”难题，因而造成了东盟主导的“悖论”。东亚地区“安全困境”与民族主义等因素也是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所关涉的重要问题。

第四章和第五章对东亚一体化大国“和善主导”进行理论分析，认为国际一体化经验推演了某种“大国主导”的逻辑，国家能力确实是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但“大国主导”的能力在国际一体化领域更多体现为说服与施惠的能力，道义与规范使主导大国的强制倾向受到制约，大国需要通过国际威望为追随者所认同与接受，利用协商甚至施惠手段对中小国家作出和平与安全承诺，通过自身在经济政治资源方面的绝对优势提供诸如安全、市场等国际“公共物品”，并对小国因经济一体化作出调整付出的代价作出补偿，换取小国的政治支持，从而取得主导地位。因此，国际一体化的“大国主导”是一种“直接主导”而非“霸权主导”，是一种“和平”加“善意”的主导模式，我们称之为“和善主导”。由于国际制度机制是国际一体化的重要变量，“大国主导”打上了深深的“制度烙印”。

通过理论分析，本文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中国作为东亚经济的“发动机”，参与并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符合历史发展逻辑。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能够在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发挥其主导性，而且，日本在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一定积极动向。因此，中国应该努力发挥“和善主导”作用，采取与日本合作的主导战略，通过东亚的“法德核心”来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由于主导地区一体化能够获得政治经济收益，中国主导符合中国利益。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通过中日合作，其他国家支持，经由创设地区机制来实现。

第一章 绪 论

区域一体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现象，确实值得学界关注。哈贝马斯（J. Habermas）说得好，前无古人的一体化进程日益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规范传播、身份认同、国际制度等议题的“实验室”^①。东亚崛起、东亚地区整合及东亚一体化发展趋势与前景无疑是国际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相关研究却有待深入。把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问题作为选题，无疑很有研究价值。

第一节 选 题

我们应该追问，一体化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传统的国际关系？

国际经济学理论表明，国际区域一体化通过成员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将有助于各国谋取经济福利，并能促进有关政治安全目标的实现。当今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并行发展，经济全球化既加深了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也刺激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同时也强化了以国际区域为单位的国际竞争。当代国际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应该说，东亚地区各国都对此作出了反应。然而，尽管东亚地区各行为体通

^① J. Habermas, “Why Europe Needs A Constitution”, New Left Review, (Vol. 11, Sep. / Oct. 2001), p. 12.

过积极参与全球化,促进了东亚经济的“崛起”,可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却显得滞后。区域合作的基本理论认为,决定区域合作能否得以推进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区域合作的潜在收益要足够大;二是合作中要有愿意承担责任的领导国。^①东亚为什么不能实现符合各国经济福利诉求和政治安全需要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东亚一体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东亚地区现有的国际关系?东亚经济一体化迟滞是不是权力之争、主导之争造成的呢?什么样的主导模式才符合国际一体化的合作逻辑?东亚经济一体化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主导方式?这样的问题确实需要学界作出理论回应。也正是对这种疑问的反复思考,促成了本书的选题研究方向: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问题。正如本书作者在一篇论文里指出的,东亚在世界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严重滞后,源于内外的、历史和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的各种制约因素,政治因素是制约东亚一体化的主要因素,主导问题是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②

一、理论价值

东亚地区一体化滞后是客观事实,但对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前瞻性研究一定很有价值。应该说,国际学术界与中国学者对东亚一体化的学术关切有增无减,但东亚一体化关涉的许多问题,还需要更广泛深入的学术讨论。主导问题作为东亚一体化不可忽视的核心问题,作为研究东亚一体化问题的一个视角,相关研究不可或缺。国际一体化需要由地区内一两个国家发挥“主导作用”,这种观点已经为欧洲、北美等地的实践所证明,但对东亚来讲,由谁来发挥这种主导作用一直是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与方向的大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然而,以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作为研究主题,将不得不面对重

^① Walter Mattli,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0.

^② 彭述华:《试析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内部制约因素——国际政治经济视角》,《国际论坛》2006年第4期,第51页。

大的理论挑战。怎样才能将属于权力竞争范畴的国际主导与归属国际合作范式的经济一体化这两种看似冲突的研究变量纳入同一理论架构，又不至于产生理论悖论？什么样的主导模式不至于背离国际一体化的合作逻辑？哪种主导模式能够适用于东亚地区？尽管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将权力竞争与相互依存作为理论的经纬，编织出了美轮美奂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西方学者对国际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的主导问题也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欧美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经验与理论是否适应东亚地区呢？

“一体化”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主导”是国际政治权力范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权力竞争的博弈，一个是利益融汇的合作，看似矛盾的两个问题，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权力竞争有联盟的合作成分，而国际合作同样有权力竞争的因素。深入发掘国际一体化这种基于合作的国际权力因素，探索促成国际一体化合作的主导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理由相信，把国际主导和经济一体化两种变量放进东亚的地理和历史空间，一定会生成某种全新的学术景观。

基于合作的国际关系将演绎何种主导逻辑？罗伯特·吉尔平等从“霸权稳定论”，罗伯特·基欧汉等从“不对称相互依存”的视角，给出了他们自己的答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拥有更多权力资源的大国最可能成为主导者，即大国最有可能成为一体化合作的主导者。

但是，本文认为，“霸权”逻辑绝非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一体化的主导逻辑，国际一体化应遵循一种“和善主导”的原则，否则，我们可能重蹈“霸权稳定”覆辙。基于合作的国际一体化必然要弱化合作进程中的强制性，主导者之主导行为需要为一体化成员所接纳，唯其如此，一体化合作才是可持续的。正如布兰德利·沃麦克（Brantly Womack）所指出的，可持续的“国际领导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关键性挑战。然而，遗憾的是，理解当今时代的主导性方法都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大都来源于冷战时期成熟起来的竞争性国际

关系领导权模式，而可持续的“和平领导权”的可能性被忽视了。^①显然，沃麦克的观点对本文产生了深刻的理论启示，国际一体化恰恰需要这种“和平主导”。沃尔特·马特利（Walter Mattli）也认为，地区一体化进程，一定有一个以上“善意的”主导国，它们通过自己拥有的权力并采用说服策略，推动其他国家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主导国被期望能在地区原则、规范和政策协调方面起核心作用，同时帮助缓解一体化过程中因收益分配不公所带来的地区紧张。^②可见，“善意的主导”对于国际一体化是多么的重要。除了和平姿态，主导者应秉持善待合作参与者的“善意”，因而，国际一体化需要“和善主导”。可以坦言，本文提炼出的国际一体化之“和善主导”的观点，蕴含了东亚儒家文化价值观。

二、现实意义

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东亚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化与区域化进程的推进，必将催生东亚经济一体化；因而，对东亚一体化前瞻性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迫切性。如果把欧美地区一体化作为参照系，东亚显然成为“落伍者”。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使东亚地区在国际一体化进程中落伍？一般认为，东亚地区的“政治破碎带”、“安全困境”等地区政治权力关系，是造成东亚经济一体化迟滞的根本原因。

东亚经济一体化面临的问题固然很多，主导问题是关键问题之一，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有人提出了东亚区域合作的“东盟主导”观点，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徐咏梅博士通过对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地区国家的GDP及综合经济实力的分析，指出“10+3”既是政治家们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个不符合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规律的产

① [美] 布兰德利·沃麦克（Brantly Womack）著，宋鸥译：《可持续的国际领导权：来自968—1885年中越关系的经验教训》，《史学集刊》2004年第1期，第3—14页。

② Walter Mattli,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 3.

物，其发展趋向令人担忧，值得思考。^①

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日趋明朗，“主导之争”已经浮出水面，我们不能回避。本文探究主导问题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影响，能够为思考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提供一种有益的理论视角。实际上，东亚“区域化”历史进程也演绎了某种大国主导的逻辑，日本作为“雁阵模式”的“领头雁”与中国作为“东亚产业链”的“轴心”，在东亚地区整合中发挥了一定的大国主导作用。在上述大国主导作用中，显而易见的是，日本表现出战后“和平国家”的姿态，中国也践行了“和平共处”的原则。大国“和善主导”能够为解决日渐显现的东亚主导问题提供思路，也能为解开中日关系“症结”提供一剂良方。未来东亚经济一体化对大国“和善主导”有一种必然的内在需求。同时，论证中国通过“和善主导”姿态参与并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问题，符合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取向，也算是对“中国威胁论”的一种积极回应。

第二节 主要概念的界定

理论研究需要对研究主题所关涉的基本概念作出准确的界定。概念界定的意义在于它使研究具有可操作性，相关概念及其运用是需要符合一定的精确性和适用性的，这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研究是否是“科学”的。本文主题关涉的基本概念主要有：东亚、一体化、和善主导。

一、东亚

东亚是一个国际政治学的地区概念。^②“地区”概念的界定，一是

^① 徐咏梅：《东盟主导东亚经济合作原因、问题与趋向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7页。

^② Region一词在国内有“地区”和“区域”两种意译，经济学界倾向于用“区域”概念，而国际政治学领域倾向于用“地区”概念，本文沿用国际政治中的地区概念，但因引文及针对某些观点的评述，本文也使用区域的概念，二者系指同一事物。

以地理位置邻近为标准,二是以非地理概念为标准。^①当代国际地区的涵义越来越远离纯粹“地理区域”的传统,而被视为国际政治的“次体系”与“中观层次”。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称地区是“由一种地缘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性联结到一起的有限数量的国家”^②。坎托雷(Lewis. J. Cantori)和斯皮格尔(Stephen L. Spiegel)指出,地区是地理上相连接的国家在外交事务上形成相互联结的单位,组成地区的成员国是邻近的,但并不一定是接壤的;它是基于地理、社会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关系方面原则的“次体系”,它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子系统”;^③地区“包括一个或两个相互影响的国家,它们拥有相同的种族、语言、文化、社会 and 历史的联系。子系统之外的国家的行动和态度会增强这些国家的身份认同感”^④。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强调地区国家的相互依存性,他认为地区有物质的和象征的两种维度,人们可以从相互依存与政治实践两种行为方式中去求索。^⑤

总之,国际地区是由天然地理环境、历史因素、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层面构成的国际互动空间。地区不是静态的现象,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是反映国际体系结构和地区内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动态结构。^⑥地区不仅是国际政治单元,还将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政治

①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Summer 1999), p. 589 - 627.

② Joseph S. Nye, 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8), p. 5; 罗伯特·吉尔平提出了所谓的“松散的区域集团”概念,见 Tom Nierop, *Systems and Regions in Global Politics: an empirical study of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rade, 1950—1991*, (Chichester: J. Wiley, 1994), p. 11 - 16.

③ Louis J. Cantori and Steven L. Spiegel,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Regions”, in Richard A. Falk and Saul H. Mendlovitz, *Regional Politics and World Order*,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73), p. 335.

④ Lewis. J. Cantori and Stephen. L. Spiegel,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70), p. 6 - 7, 607.

⑤ Karl W. Deutsch, “On Nationalism, World Regions, and the Nature of the West”, In Per Torsvik, ed., *Mobilization, Center - Periphery Structures, and Nation - Building: A Volume in Commemoration of Stein Rokken*, (Bergen: Universitetsforlaget, 1981), p. 54.

⑥ 关于地区的涵义和特征问题,可参见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Summer 1999), p. 589 - 627.;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 p. 1 - 19

经济行为体。

东亚地区的范围概念，应该说是争议的。东亚这个概念最初是欧洲人的概念，欧洲人从西向东看，东南亚国家和东北亚国家叫做东亚。美国人开始追随欧洲使用东亚这个概念，但美国成为世界主导性国家以后，就不使用东亚这个概念了，美国人使用亚太概念，而欧洲仍用东亚概念。

传统地理学习习惯上把亚洲分为东亚（中国、朝鲜、韩国、蒙古、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和北亚（俄罗斯亚洲部分的西伯利亚地区）。同时，也有学者把传统地理学中的东亚定义为东北亚。在现代化研究中，罗荣渠教授把东亚称为“太平洋亚洲”，所指范围包括了地理学上的东亚、东南亚，甚至南亚。^①他认为，从地理上讲，东亚指欧亚大陆太平洋岸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东部的大陆、半岛和海岛。狭义的东亚指中国大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台湾岛，甚至可以包括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诸国。再扩而大之，可以包括印度半岛在内。然而，就东亚的重新崛起而言，东亚主要指中国大陆、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台湾与港澳以及东盟十国，这大体上是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②

东亚概念有争议。周双庆等认为，东亚峰会成员国的扩大演变已经冲破了东亚的地缘概念，实际上已经成为 APEC 的小型翻版。^③但本文认为，以“10+3”和“10+1”机制为标志的东亚内部整合迹象是明确的，而像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应视为东亚地区和外部区域的互动。

总体上说，东亚地区应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涵。首先，东亚地区应该具有某种自然属性，诸如实际的民族国家群体及其地理邻近性等，它是其他人为社会属性的载体。地理空间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区，是直

① 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和重新崛起》，罗荣渠，董正华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 页。

② 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和重新崛起》，罗荣渠，董正华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 页。

③ 周双庆、陆小春：《析东亚峰会扩大原因及我国应对策略建议》，《东南亚纵横》2006 年第 8 期。

观的地域范围，它相对固定，主要由领土、领海和领空“疆域”意义上的国家构成。本文的东亚地区指的是地理上相互毗邻的东北亚与东南亚。其次，东亚地区的历史空间具有历史变动性。如东亚国家从殖民主义统治下挣脱出来，就塑造了东亚地区的民族国家体系和新的地区格局；又如，东盟的建立与壮大，就使东南亚国家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影响东亚地区和国际事务的重要力量。再次，东亚地区意识空间是一种观念建构。地区意识、地区观念和地区归属感是一个渐进的社会进化过程，也是地区性成熟的重要特征。冷战后，由于东亚各行为体之间逐渐紧密的经济政治联系，以及由此造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使东亚从敌对和“安全困境”中逐渐摆脱出来；东亚地区意识、地区观念和地区归属感也逐渐显现出来，东亚地区日益成为一种功能性单位，地区机制成为地区性特征的重要标志。东亚地区国家之间密切互动，使该区域成为国际政治视野中的一个吸引研究视线的“动点”，东亚“崛起”具有世界意义。

东亚作为一个国际地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东亚的概念大量出现在学术著作与新闻媒体中，不仅作为地理概念，而且作为一种经济政治概念。随着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地区界定已经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了，新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得这一语境下的地区内涵更为丰富，传统地理意义上的地区相邻性界定地区合作的地理范围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利益的合作需求才是新地区主义的核心内容。自1990年代初期起，“东亚”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开始出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它作为当代国际政治的概念，是由东盟国家首先提出来的，其范围仅指东北亚和东南亚。^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与中日韩通过密切互动，形成“10+3”和“10+1”机制，东亚峰会及其成员国的组成与设定表明，东亚地区的合作以“10+3”为主要机制，东亚地区是东南亚和东北亚的组合。而“东亚峰会”、“东亚共同体”等术语，已经使东亚逐渐朝着国际行为体这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概念过渡。

^① 苏浩：《东盟：热情促进东亚携手》，《人民日报》，2004年3月26日，第7版。